

## 云雾梯田

许双福（陕西）摄



## 下辈子，我做你的娘

陈晋华（江苏）

果真是糖尿病……我心中一紧，抓着化验单匆匆赶回乡下。

娘正在地里忙活，见我站在田头，便大着嗓门问我：“昨儿我才从你那儿回来，你今天咋就又回来了呢？”我把实情说了，她才略显紧张起来，喃喃自语：“难怪这个把月来总是口干得厉害，吃得又多，总以为是这段时间活儿太重了。”我像审犯人似的：“还有什么？都不许瞒着。”

娘的声音越发小了：“前几天割麦子划破了腿，流的血都紫了，好像和了油似的。这几天帮你舅舅家挖泥，他家房子马上动工了，缺人手……”

看着眼前嘟囔着的、无助如小女孩般的娘，刹那间，儿时的一幕幕影像像电影般涌到了我的眼前。记忆中的娘是健壮的，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她一个人打理着家里的七八亩地，犁田、担水、施肥、灌溉等田间的活儿娘从不叫人帮忙，也从没有一样落在人后，因此，乡亲们都叫她“凤辣子”。风风火火、处处显强的娘，女红也出奇的好，漫漫冬夜里，我偶尔在半夜里醒来，总能见她仍在床头织着毛衣，为我和弟弟织，为远在外地的父亲织。那个时候，我觉得娘似乎从来不会累，现在，当我也为人妻、为人

母后才明白，那熬着夜一针针地织进毛衣里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娘的爱、思念和对明天的期盼……

我不由分说地将娘又带回了城里。娘没有念过学堂，丈夫便把降血糖的资料打印出厚厚的，一沓，一页页地念给她听，叮嘱她平时饮食中的注意事项；我把苦瓜切成薄片让娘生吃，她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咽了——我偷偷尝了一片，真是苦到了心里。

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庄稼，娘急着回去，又担心影响我工作，她拒绝我送，执意要乘坐公交车。拗不过娘，我只得备好药载着她去站台，一路上，我不时地嘱咐她按时吃药，注意饮食……

“娟儿”，娘忽然唤了声我的乳名，接着她说起一件事：“还记得那年暑假吗？大概是你十岁的时候吧，你爸带你到他的厂里玩了好几天，有一天半夜里，不晓得咋回事，你醒来就大哭着要回家。”“都啥时候的事儿了，我都记不太清了。”“你爸说过几天再回家，你闹着非要立即回，你说你做梦时梦到我病了”她自顾自地说着，“第二天一大早，你爷俩就回来了。”

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一次，娘在卖肥猪时被大石板砸伤了腿，躺在床上好多天呢。

## 雨前雨后

杨丽琴（安徽）

禅是“人不动，身体都要生锈，忙忙碌碌的日子才让人心里踏实”。婆婆种地像在土地上绣花，有条不紊，不慌不忙，她栽种下的秧苗横成排，竖成列，一眼眼，一行行，像绣在土地上的针脚。

一不留意，太阳就藏到了云层的后面，不肯露出面容，天灰蒙蒙地阴沉着。这几天里已不知有多少次这样的玩笑了，地里劳作的人很镇静，只瞥了一眼苍茫茫的天，就低下头继续忙手里的活儿。

阴就阴吧，还说不准下不下雨呢。“嘀答，嘀答——”忽然，雨点落了下来。

“下雨了！”有人喊了一声，一瞬间，村子里的身影忙碌了起来。有人挎着篮子进了菜园，有人挑着粪箕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了田埂，有人拉着板车快步走向村外的公路，“突突突突……”淅淅沥沥的雨声

## 岁月合欢

耿艳菊（北京）

树，在肖复兴先生眼里，那是北京最漂亮的一条街道。他说，当合欢树开满一树树绯红色绒花的时候，让你感到北京别样的色彩。走在这样开满轻柔绒花的树下，斑驳的花影洒在身上，人就像踩在绮丽的云彩上面一样，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我来北京已有近十年，却还不曾领略过这一份美丽。一部分原因是我很少出门，另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合欢树在北京的辉煌已成往事。

我曾住在北京五环边的一个郊野公园对面，一出门就能欣赏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那一片郊野公园的面积很大，以一道铁栅栏隔为两大块区域，一边相对人气高些，附近的居民都爱来这里遛弯儿；另一边则人迹寥寥，更是鸟雀的天下，偌大的园子里，植物种类也是庞大的，海棠、紫薇、三角梅、丁香、蜀葵、棠棣、蔷薇、垂柳、洋槐……但未曾见过一棵合欢树。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每日除了洗洗涮涮，就是陪孩子到郊野公园亲近自然，日子过得简单清静。也许是生活有些重复的沉寂，我总会在家务之外生出莫名的惆怅，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公园里有一棵合欢树就好了，在心绪

起伏的时候，可以到合欢树下坐坐，整理自己的情绪。很多美好，只有走过了才会懂得它的珍贵。如今想来，那一段时光是多么纯粹简单，我其实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成想要的样子。原来，每一个人都应该早早地在心中种下一棵合欢树，然后告诉自己，要欢欢喜喜地度过光阴，不然，可能生出无限嗟叹。

诗人余秀华出版了散文集《无端欢喜》，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无端欢喜”，这不正是合欢树的气质吗？散文是写生活的，而生活不免是有些俗的，于是便要有一点点自我安慰的精神。余秀华说，我怨恨过生活的不公，但幸运的是，真正的喜悦都是来自灵魂深处，而不是外界。

我想，如果将来我有院子的话，我要种上一棵合欢树，每天早上起来一开窗，看到合欢树就会欢喜起来。若是合欢树盛开了，一树绒绒软软的烟霞，而我回家正好一抬头遇上了，那又该是多隆重的一次欢迎仪式。

兜兜转转之后，依旧是岁月合欢，我愿意沉浸在每一个活得真实的日子，无端欢喜。



叶林咆（四川）

## 资中·发轮·四眼桥

百年高粱酒，百年四眼桥。晨曦微露，穿梭在场镇的人流中，提一壶发轮老烧酒，嗅一味油菜花蜜香，品一碗软嫩的豆花饭，尝一口鲜香的羊肉汤，柑橘下胃作甜点，这就是发轮人的赶场天。

风儿拂动发轮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海，每一个山坡和每一条路边，都有飞舞的蜜蜂在酿制纯正的油菜花蜂蜜，那蜜味道香甜得不可比拟；凌晨推磨，日出烧浆的发轮人，准备上一盆特制的油酥辣椒，伴以新鲜出炉的木桶饭，便做成了当地人最喜欢的的手工豆花饭；那些用一镰刀一镰刀割来的草料喂养成的发轮山羊，肉质细密，炖汤香飘十里；还有那万亩柑园迎客，挂满了当地人用辛勤汗水培育出的果实，货车络绎不绝，“橙”客纷至沓来，为“甜城”四川内江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这里是四川资中发轮镇，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四眼桥，这里有勤劳朴实的人儿，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可口的美味。

## 家乡的栀子花

熊秀兰（湖北）

是下凡的仙女  
在人间留下芳踪  
是纯洁的天使  
将夏天的心扉打开  
是调皮的精灵  
沐一路朦胧的烟雨  
用蘸满岁月味道的情感  
牵动着我的乡愁

家乡的栀子花  
将春天酝酿的梦  
编织成初夏的情话  
将岁月紧裹的乡情  
一层层地恣意抒发  
家乡的栀子花  
开满了妈妈的庭院  
温暖着女儿的牵挂

书信里抒情的句子  
让思乡的种子悄悄萌芽  
琴弦上跳跃的音符  
将乡村的风情轻声弹唱  
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  
在母亲的发间绽放

“我们的节日·端午”  
征稿启事

端午节，中国人最熟悉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历史悠久，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人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中华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传递亲情，传承文化”深厚内涵，是华夏儿女挖掘文化自信的精神富矿，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风尚、凝聚民族情感，着力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节日氛围，本报《文艺副刊》版面即日起开展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系列征文活动。

此次征文以“端午飘香，爱国抒情怀”为主题，征文要求主题明确，内容着力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讲述感人故事，凝聚民族情感，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节日氛围。

投稿要求：征文体裁不限，字数1500字以内，如有配图请投JPG格式。

投稿邮箱：jswmtl@163.com，投稿请注明“我们的节日”征文稿，欢迎投稿。

《70年风雨 70首诗》  
征稿启事

70年，对于源远流长的人类发展史来说，如白驹过隙，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却是一段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前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用智慧和血汗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谱写出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中的壮丽华章。

70年风雨历程，70年铿锵而行。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将岁月抚摸生活所带来的苦与累、磨与难、喜与乐，以乐观豁达、自强不息的精神赋之以诗，颂之以歌。值此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节点，本报《文艺副刊》版面特开设《70年风雨 70首诗》栏目，请广大读者以诗为舟，悠游于岁月长河，感念党恩歌颂祖国，抒发感想展望未来。

70年风雨，70首诗。投稿邮箱：jswmtl@163.com，来稿请注明《70年风雨 70首诗》栏目收，欢迎投稿。

收了种，种了收，是小满前后的主旋律。油菜收了，谷子种了，还有很多小活儿，薅草，锄地，清沟，翻场，晒籽，包括栽几株辣椒、茄子，给豆角搭架，为西红柿剪叉打枝，边边角角地点一些芝麻、大豆，都得见缝插针地做。

菜园里，玉米秧苗已经有一尺多高了。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婆婆一从山场下来，就去整那两畦菜地，她一眼就看懂了庄稼的长势，直说：“玉米秧一天就长一大截儿，都急吼吼地要移栽！”下雨前，将该种的种了，该栽的栽了，当雨丝钻入土里，秧苗便活鲜鲜地扎下了根。这雨，就是庄户人心头上的定根水。

翻锄，打眼，移栽，一遍又一遍，一趟又一趟，两畦菜地被修整成方方正正的块状，土也被锄得细细碎碎、松松软软。勤劳的婆婆手里松开扁担就是锄头，她的口头

虽没有见过合欢树，但我却莫名地喜欢这种植物。只要一看到它的名字，就似乎眼前迎面走来了一个满面笑容的人，原本有着满腔芜杂的我，心情猛然一喜，跟着明朗起来。我总想，合欢树，不就是合欢欢喜的树吗？树犹如此，人更要欢喜才对嘛。

从网络上知道合欢树有很多别名，比较来比较去，还是合欢最好听。从图片中也看到了盛开的合欢花，绒绒的，如一把把烟霞般的小粉扇子，美极了。我看到的那张合欢花的照片里，还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站在盛开的合欢树下，静好得如一朵柔柔的合欢花，让人打心眼里欢喜。

看了肖复兴先生的《岁月合欢》，才知道合欢树在北京是有历史的，曾作为街树一度辉煌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合欢树都是北京的一道美丽风景线。肖先生从清代的诗词里寻到了合欢树作为街树的印迹的。诗为：“前门辇路黄沙软，绿杨垂柳马樱花”；词为竹枝词：“正阳门外最堪夸，五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风景好，绿杨垂柳马樱花。”马樱花，就是合欢树。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还有邓云乡先生的文章，都提到过曾作为街树的合欢树。其中最美的，是台基厂街道的合欢